

父亲去世的时候，母亲已去世好多年，我的两个哥哥早就分家另过了，户口本上只剩下我自己的名字，所以，那棵大柳树也就归了我。

堂哥帮我们兄弟三人分父母遗产的时候，我一点也没去听，父亲的老屋、老屋里的财物，我都不在乎，我觉得有这一棵大柳树就足够了。

大柳树在村子的东北角，与老宅遥遥相望。

大柳树下约有六分地，南北瘦长，大柳树正好在中间，将地隔成了南北各一块。南边的地是一片枣树林，因为我曾被枣树的刺扎过、被树上的马蜂蜇过脸，所以不喜欢南边的地。北边的地入我的心。

大柳树吐芽时，父亲忙完大田的活，闲暇时间都在柳树北的这块小地里。一锹一锹翻地，一耙一耙耖地，点瓜种豆。瓜是菜瓜、甜瓜、面瓜，一窝一窝地浇水，一窝一窝地布种，一窝窝地埋土；豆是菜豆角，围了地的四边来种，待豆角爬蔓，就插上树枝架起来，正好做挡鸡挡鸭的篱笆。

父亲弯腰在瓜田劳作，任我爬上他的脊梁嬉闹。实在累了，就把我托上大柳树，折一个柳笛给我。有时他也给自己折一个柳笛。细的低的我笛声，重的壮的他的笛声，像地上大柳树那稀稀密密的影，闪烁烁着。

大柳树上搭一个凉棚，很多时候我趴在那里，看那瓜种吐芽、瓜苗爬蔓、开花。直到天黑，听母亲在屋子的东山头上高喊：“三，回家喝汤了。”我这才一个出溜滑下了大柳树。

地上的瓜蔓爬得比大柳树的树荫还密时，就有瓜可以摘了。最早熟的是甜瓜，母亲会慢慢放进竹筐里，用毛巾盖了，送去姥爷家。其实，姥爷家的日子更丰盈一些，母亲回来，竹筐里会多了点心、糖果，还会有半块甜瓜。大柳树下，母亲将半块甜瓜递到我嘴边。我推让母亲吃，母亲只轻轻舔了一小口，说：“真是好孩子，你吃吧。娘在你姥爷家吃了那么多了。”

母亲生病之后，父亲再没种过瓜，直到他去世，那曾经的瓜田早就荒了。地荒了，大柳树却没荒，几年间就有几人合抱的粗了。每次回老家，我都会到那大柳树下站站，在那里看树影、听蝉歌、望月亮。

那儿柳芽香、柳絮飘，那儿柳叶沙沙作响。

父母的坟在村外的东南角，那坟前长有三棵柳树。

父亲去世时，帮工的邻居从我家那棵大柳树上砍下几捆树枝，截成一段一段，缠了白纸。我和两位哥哥手持这哭丧棒，在那小雨天里长长跪哭，一路向村西。

哭丧棒插在了坟边，上面缠着的白纸在风雨中断了，乱了。三根哭丧棒在春天里发了芽，抽出了长长的枝条，慢慢长成了三

棵小小的柳树。

从村外的东北角到西南角，一种情感，两种角度。

这么多年，我几乎从不在清明或父母的祭日回老家，我觉得一个常年在外的人，有独属于自己的怀念和悲伤。我只想在那荒芜的旷野里，一个人坐在父母的坟前，就那样默默地坐着。默默怀想那个本来不识几个字，却偷偷拆看我信件的老头；默默怀想那个瘫在炕上，大声哭着是她耽误了小儿子的女子。

柳树在风中摇动，树荫一会遮住了我，一会又将我闪在了阳光里，光影闪烁烁烁，就像忽然笑了又忽然哭了我。

村东北的大柳树，是我笑的回忆；村西南的小柳树，是我哭的怀念。

那年，我回老家。二哥说：“那棵大柳树我砍了，准备打些家具……”我的大脑忽然一片空白，再也听不到后面说些什么。

村子东北角的那片荒地里，大柳树的确已被砍倒，无根无梢地横在那里。我用力拍打着那粗粗的树干，一时无法抑制自己，失声痛哭起来。

那时，骄阳如火，却再也没有了浓浓的绿荫。

或许，在一直生活在老家的二哥眼里，那只是一棵柳树，一棵根梢可以做烧材、树干可以做木料的普通的树。大哥对此似乎也没有异议，大哥是一个木匠。

一种想念，就这样缺了一角。村子的东北角，这关于我童年的忆念就这样被连根拔除了，只剩下村子西南角，那祭念的一角。

父母坟前的柳树，一年比一年旺盛。三棵树，多像他们的三个儿子，围在坟前，日夜凭吊。大柳树没了，大柳树的树枝泅生的这份情感，却越来越茂盛。

那年，我再回老家，提了两捆纸钱，去祭拜父母。可是我在村西南的那片地里，转悠了好久好久，甚至一度怀疑自己走错了地方。气喘吁吁赶过来的侄子说，那三棵柳树也伐了。

村东北的柳树，没了；这村西南的柳树，也没了。老家，成了无处可以笑，也无处可以哭的地方了吗？站在空空荡荡的田野里，我一片茫然。

作为一个儿子，竟然找不到了父母的坟茔，这是多大的笑话？遥望故乡，我心中不仅仅只有羞愧。



柳殇

□孔祥秋

猎人好

□于金元

一根长竿，伸向树上的鸣蝉
我了解蝉的命运
但我没有祈祷
我经过的时候
撕裂般的叫声要把夏天
锯开
说不上是喜欢还是讨厌
树限制了它飞翔的高度
它把歌声唱向了天空

夏天是缺少歌声的
它用一生去填充
这歌声属于世界
但愿他的长竿不长

树枝动了，蝉飞走了
“我突然不想捕了。”
他没有朝着我说
但是，我对他笑了

蝉在另一棵树上继续歌唱
他对着它笑了
蝉抓住了壮美世界的方向
我和他一起做了人类

一棵树上有多少片叶子

□王国梁

小时候，我特别爱数树上的叶子。一片、两片、三片，我仰着头，伸着手指指数着。尽管我从来没有数清过一棵树上到底有多少片叶子，却觉得那是好玩的游戏，也是我与树交流的方式。

那时我们胡同口有一棵很粗很高的大杨树。夏天，它枝叶繁茂，仿佛一头怒发冲冠的狮子。想要数清这棵树上有多少片叶子，难度相当于数清一个头发浓密的人有多少根头发。可我还是在树下数呀数。树叶借助风的力量跟我捉迷藏，我数着数着就乱套了。不过，我并不恼恨，便折下一根杨树枝，只数枝条上的叶子。我很快数清了枝条上的叶子，获胜般望一眼大杨树，却发现这根枝条对大杨树来说，只是九牛一毛，它依旧是巍然屹立的样子。一阵风吹来，大杨树发出“哗啦啦”的欢笑声，仿佛在庆贺它的毫发无伤。我坐在树底下，背靠着大树，听着“哗啦啦”的声响，觉得大树跟我做了一个简单的游戏，我们对彼此的了解更深了一层。

一棵树上到底有多少片叶子？成千上万或者几十万几百万。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叶子是树木的语言，我可以通过树叶读懂一棵树的内心。树生于天地之间，有着宏大的舞台和开阔的视野，它的生命境界是舒展的。一棵树就是一位沉默的岁月记录者，每一片叶子都是它书写的古老而新鲜的文字。同类树当中，年轻的树叶较少，年老的树叶较多。原因很简单，年轻的树履历尚浅，经历的风雨和故事不多，它的

记录当然就少；年老的树历经风霜，见证了世间太多的故事，渐渐就活成了一位智者，它不仅要向人们讲述漫长岁月里的故事，还要书写四季轮回和生命更迭的规律，它的叶子当然数都数不清了。孩提时的我，就是这样认为的。

我们北方很多树，到了冬天就落叶不留，只有春、夏、秋才会枝叶茂盛。尤其是夏天，一棵树长得简直无法无天，枝枝叶叶密不透风。寒冷的冬天，树也像一些动物一样，开启冬眠模式，不长一叶，不发一言，只等春天吐露心事，夏天酣畅表达，秋天传递哲思。待到天暖起来，一棵树开始用叶子表达千言万语。它用数不清的叶子，完成一场盛大叙事。我用数树叶的方式，聆听它动情的讲述。仰望着一棵蓊郁的大树，我觉得它的表情是慈爱的，它的眼神是温和的。我能触摸到它心跳的节奏，能感知到它呼吸的韵律。

曾听说过这样一句话：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一样的叶子。我还真的认真对比过两片挨在一起的叶子，它们的脉络真的完全不同。世界上这么多叶子，竟然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，实在神奇。

大自然中的草木以及千万种生灵，都有与人类交流的秘密。叶子是树的语言，我通过叶子与一棵树成为朋友，聆听彼此的心声，这是一件幸福的事。

一棵树上到底有多少片叶子？答案在我的眼中，也在我的心中。